

漢平治蹟統類

太平清境記

太平治蹟統類卷七

宋彭百川撰

皇祐論樂同異

皇祐二年三月詔罷今歲親祠南郊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堯臣等言自唐末多故樂文缺墜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卽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瑟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

清聲臣等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爲宮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以下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品舊有清聲者令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爲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品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議聲譜皆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丁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隸習之

九月丁亥帝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閱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侑之奏凡九十一曲偏作之因出太宗皇帝琴

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錄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壎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局按警場賜大樂鼓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十一月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鍾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而言者以爲鑄鍾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閏十一月丁巳內出手詔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王之盛不相沿襲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沿舊樂至武帝時始定太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祖孝孫始考定鍾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啟善述禮樂

重事須三四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
太祖患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下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
法屢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士罕專歷古研覃亦未究緒
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爲改更未適
茲意宜委中書門下集賢院及太常禮樂官將天地五方神
州日月宗廟社蜡祭饗所用登歌宮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
合今調譜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爲
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祇憑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
於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祕閣詳定大樂
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古今願令預詳定仍
乞偕參政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

三年春詔求磬石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甲午詔兩制禮官議定國朝大樂名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後議者謂國朝宗廟之舞名雖不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

秋丁巳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安靖之義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名宜名大安詔以太祖安天下之未安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而朕之承聖烈安祖宗之安安其仁厚曰大且安誠得其正

十二月甲辰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爲試校書郎庶成都人
宋祁嘗上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旣
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
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
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
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
志一爲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
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
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之乃爲
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
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是皆

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于管以爲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爲是蓋累黍爲尺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棄而不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歎曰華夏舊聲也遂傳用之唐祖孝孫張文首號稱知音亦不能更造尺律止沿隋之古樂制定聲器朝廷久以鍾律未正屢下詔書博訪羣議冀所有獲今庶所言以律生尺誠眾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尺律更以古器參考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於修制所如庶說造律尺籥律徑三分圍九分長十分籥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才下三律以爲今所用黍非古謂一

桴二米黍也尺比橫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庶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徵屬火不宜闕今以五行相生法得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爲律非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以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宜頒格律自京師以及州縣無容輒異有擅高下者輒論之帝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三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生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

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庶又論吹律以聽軍聲者謂以五行逆順可以知吉凶先儒之說略矣是時胡瑗等制樂以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爲論於執政曰今律之與尺所不得其真由累黍爲之也累黍爲之者史之誤文也古人豈已難曉之法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惑乎殆不然也易曉而必合也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於古以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且黃鍾之實一千二百黍積實分八百一十餘算法圓積之則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此古律也律體本圓圓積之是也今律方積之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比古大矣故圍十分三釐八毫而其長止七

十六分二釐積實亦八百一十分律體本不方積之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積實八百一十分非外來皆起於律以一黍而起於尺與一千二百黍之起於律皆取於黍今議者獨於律則謂之素虛而求分亦非也其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之起於律與空徑三分四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長七十六分二釐之起於尺古今之法疏密之課其不同較然可見若以謂工作既久而復改爲則淹久歲月計費益廣非朝廷制作之意其淹久而計費廣者爲之不敏也今庶言太常無姑洗夾鍾太簇等數律就令其律與其說相應鍾磬每編纔易數校因舊而圖新敏而爲之則旬月之效也又何淹久而廣費哉執政不聽

四年六月祠部員外郎直祕閣判吏部南曹范鎮上曰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功烈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導也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算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合則爲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謹條十者是非之驗惟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叔重云秬一秬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

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者謂之秬
鬯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惟賜一亩以明天降之物
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
米河東之人謂之黑麻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
此秬黍爲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
九十分容一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
釐六毫圍十分三釐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釐八毫
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其長正七十六分二釐矣說
者謂四釐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
分置算此律之爲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
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也千二

百黍施於量則曰黃鍾之龠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爲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分正同令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釐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算也此籥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黼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旣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

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爲黼之方十寸尺爲黼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龠也積實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今黼方尺積千寸此黼之非是五也又按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庇焉當隋時漢斛尙在故隋書載其名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庇旁九釐五毫幕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之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黼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黼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其薄

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之非是八也
又按鳧氏爲鍾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
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以今無大小薄厚而一以黃鍾爲率
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
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而爲法也今亦以黃鍾
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
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爲法況十者之皆
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
有司問黍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徑三分與二分四釐
六毫孰是律之起尺與尺之起律孰是龠之圓制與方制孰
是黼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廩